



經籍考

卷之二



經籍考卷之九

經春秋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徵成也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謂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禮也

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

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因與以

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

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

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以丘明恐弟子各安

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

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

權執力其事實昏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

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

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

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

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

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

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臧子孟授

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

顏氏之學與穀梁二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

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

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

後劉歆典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

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

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
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
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末平中能為左氏者
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
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
註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
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
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
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无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

而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
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緯演孔圖云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漢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

省太史公四篇

按班固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
史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史書漸多故志藝
文者以史自為一部難以廁之聖經之後
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略內世本十五篇至
漢大年記五篇入史門凡削九家四百一

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內計書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五

家王玄度以下不著餘二十三家四百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經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于下

春秋經一卷

陳氏曰每事為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晦庵

又刻於臨漳四經之一其於春秋獨無所論著

惟以左氏經文刻之李燾仁甫又定春秋古經

一卷

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

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

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始為之注

隋氏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

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
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
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
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
者莫適為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
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
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
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何也隋末唐初左學
持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隋經籍志皆云自杜預集解左
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

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立正義立明傳學
蓋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
後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
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
氏別字顧亦無決擇德明為國子博士正觀十七年也惟正元
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
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
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啖趙集
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唐志陸質集注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耳余患苦此

久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爲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鄉所謂心以爲是者衆未必以爲是也亦獨纂例考

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爲是則於證據操舍必其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爲一篇不復分爲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

氏以爲蔑公穀以爲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郟左氏以爲郟公穀以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郟乎曰微乎會于厥慙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慙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闕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

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鄆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証然則春秋本文見

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者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爲二而王弼合之書有序本與經文爲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爲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爲一書尚未嘗以已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成載之經文又各爭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蔑于昧之

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處指以爲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爲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以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

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無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爲春秋本終於獲麟公羊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

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杜元凱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

趨七

俱反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

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爲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

人同者也而其末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何又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嘗耐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為史官者其釋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個獮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國秀問三傳

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晁氏曰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關唐諱及國朝諱而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
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
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
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爲經
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識休之
注引識爲多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
藝文志云僞蜀刻五經備注傳爲世所稱以此
言觀之不應無公穀宣初有之後散毀耶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
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倣
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
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
闕唐及僞蜀諱而闕恒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
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

朱子語錄問公穀如何曰據它說亦是有那道

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
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
春秋去攷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
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公羊穀梁考事
甚踈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
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問公穀傳大槩皆同
曰所以林黃中說止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
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第
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
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差

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
惠卿穎子嚴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
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散
則弃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
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
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
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繆而猥稱經文闕漏其
尤甚者至如此

陳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爲左氏忠臣者也其敝或弃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

夾漈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苟爲文言多而經旨不見之言簡而經旨有遺自我說

之後後人復有說者皆非箋釋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爲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爲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爲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爲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

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曆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闕略焉此爲不知爲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爲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公羊傳詁解十二卷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爲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

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三科九旨詳具疏中穀梁傳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丑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爲膚淺於是帥其長子參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汪之志嘗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

解范甯之論最善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
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著論以排之仕爲中書侍
郎其甥王國寶憚之乃相驅扇因求外補抵罪
會赦免甯以爲春秋惟穀梁氏無善釋故爲之
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稅駕于異師門生
故吏兄弟子姪研講六籍三傳蓋甯父汪爲徐
兗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吳郡時也汪沒之後始
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稱何休曰
及鄭君釋之者即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邵

曰者甯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
汪范晷之孫晷在良史傳自晷至泰五世皆顯
於時甯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
盛矣泰之子畢亦著後漢書以不軌誅死其家
始七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
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
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
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
近世然其間篇第七卅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
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陳氏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
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澤卿所刻亦財
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善本卷篇皆
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辯詳矣
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
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
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覽所引皆

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
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
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
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
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蕃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
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
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
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
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

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劔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

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多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始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恠非人所意此可

畏也又曰金千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鷲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鷲非鳧鳧非鷲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典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

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弃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

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
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爲明湯之
決獄以慘酷爲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
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
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爲緣飾淫刑之具道
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
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誅之
獄與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
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

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
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
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
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
想亦有此意

春秋釋例十五卷

晁氏曰晉杜預注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
名譜第歷數皆顯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
昔人稱預爲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爲有傳癖觀
此尤信

陳氏曰唐劉蕡爲之序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荅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爲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竄寄何書云書今殘逸第七卷七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

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爲第七卷當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它本可正

春秋述議傳

崇文總目隋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據以爲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七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衆賈逵皆為詁訓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淮等奉詔是正

晁氏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有義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義特淺近然比諸家猶有

可觀今書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陳氏曰自晉宋傳杜學為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例粗可經傳樞疎蘇氏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炫好規杜失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

晁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

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陳氏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勛撰皇朝刑具等奉詔是正令太學傳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盧仝撰其解經不用傳然旨意甚踈韓愈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巽巖李氏曰仝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為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仝解惠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傳 纂例 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正之說為集傳

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爲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摭三家得失與經夾者以啖之說訂正之爲辨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閩人趙匡字伯修天水人微旨自爲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繫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爲甚啖氏製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

之凡四十篇

陳氏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淳質從助及伯淳傳其學助攷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注又撮其綱例目爲統助卒質與其子異繕錄以詣伯淳請損益焉質隨而纂會之大曆乙卯歲書成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但題陸淳助之學以爲左氏叙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誣謬寔繁皆孔門後之門

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質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

二卷未見質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與然則其與不通春秋之義者相去無幾耳

春秋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陳氏曰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禮冊財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籍印末稱臣雲校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不知何為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崇文總自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二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

晁氏曰其書以左傳爲上公羊爲中穀梁爲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爲江西從事

春秋指掌

崇文總目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爲序義凡例各一篇稱孔穎達正義爲五篇采摭餘條爲碎玉一篇集先儒異同辨正得失爲二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爲三篇大抵專依杜氏之學以爲說云

巽嚴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穎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猝之用耳初不爲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崇文總目及李儼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爲瑾筆削蓋誤矣寫本或

訛舛復用正義刪脩之乃可讀惟篇首數序瑾
所自著者既無參攷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
誤云

春秋通例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
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圖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
城井邑之制續而表之

春秋指元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春秋精義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
孔穎達言數家之說參釋文

演左氏傳謚族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
之貫穿系序差無遺略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崇文總目爲蜀馮繼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哀
附初名之左

晁氏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學者苦之繼元皆取以繫之名下云巽巖李氏曰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元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莊董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哲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元獨以為韓子哲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陳氏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為此圖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左氏傳引帖新義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式數經具對

春秋纂例

崇文總目偽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

三家之傳學者鈔集之文

帝王曆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它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探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氏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脉圖頗多踈畧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耶

巽巖李氏曰其載帝王曆紀殊少序諸侯卿大

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曆紀譜今從之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抵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脉間有強附橫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缺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政如焚

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春秋論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胡旦撰多據杜氏之失
禪經旨

春秋龜鑑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
次齊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
失其次序今存以備計閱

春秋世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黃帝至周

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又稍失其末按隋書
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啓期撰而杜
預釋例自有世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
同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此乃啓期所
撰云

晁氏曰不著撰人名氏譜左氏諸國君臣世系
獨秦無世臣

春秋宗族名謚譜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畧采春秋三傳諸國
公卿大夫姓名謚號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
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言薛小邾按館閣書
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
十三國仍總記蠻夷戎狄之事又按董氏藏書
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
諸國別爲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
記即位及卒皆非二家書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

崇文總目皇朝王公纂系公患學者自私其家學

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爲
一書又見秘書自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啓
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公自以先儒猶爲未
盡者復以己意箋之

晁氏曰集三傳解經之文公字聖源大名人好
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此書仁宗朝嘗奏御詔
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春秋經社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覺撰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
餘門論議頗嚴

陳氏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經籍考卷之九

經籍考卷之十

經春秋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春秋經解十五卷

陳氏曰孫覺撰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為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為之後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荊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

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
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跡故得經之意爲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弃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爲然

石林葉氏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

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膚淺

朱子語錄曰近時言春秋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曾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略兵書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爲此書豈肯恁地織

巧豈至恁地不

陳氏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爲曲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爲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爲作墓誌

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副撰田偉書曰副作嗣未知孰誤其序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專王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絳羅而咸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權衡

意林

劉氏春秋傳共三十四卷

劉敞原又撰其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况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邪且昔者

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常相與爭此三家矣
上道堯舜下据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
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臆
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
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
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
則亦必不能觀之矣且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
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
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眎權如贏或利其
多而眎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

變也

晁氏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旨
劉氏傳其所解經也如栢無王季友卒胥命用
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石林葉氏曰劉原甫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
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
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
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信之而劉
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
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陳氏曰原甫始為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為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黎氏春秋經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黎錞希聲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為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為統論附焉

橫渠春秋說一卷

晁氏曰張子厚為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顏濱春秋集傳十二卷

晁氏曰蘇轍子由撰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弃二傳全以左氏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矣暇日輒有改定卜居龍川而書始成

石林葉氏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悞疑自出己意為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

於經義皆以爲求之過

朱子語錄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足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陳氏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伊川春秋傳二卷

程子自序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

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

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朱子語類曰或問伊川春秋傳曰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它亦不爲決然之論如說滕子來朝以爲滕本侯爵後微弱服屬於魯自貶降而以子禮見魯則貢賦少力易供此說最好程沙隨之說亦然陳氏曰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劉質夫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它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門者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有李參序

陳氏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願書而願以爲不盡本意故更爲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春秋得法志例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郊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悉務通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氏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爲鄉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郊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書

首辨王魯素王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恠妄穿鑿皆正論也

異巖李氏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文約尋責守號略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又得馮允南所爲其銘信道嘗事安逸處士何羣其學蓋得之羣羣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荊公當國廢春秋不立學官而信道學經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荊公不敢異乃先以得法志例論言

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 輟作御史始加於人一等 信道要當與何羣牽聯書國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累耳余舊謂如此今無子孫其書則為鬻書者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于溫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夫最賢而得法志例則實非唐夫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釋聖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所撰解不甚通例如

解相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取穀梁之說戰稱人敗績稱師重衆之說殊不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獨不重衆也

王氏春秋

列國諸臣傳共六十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當撰當眉山嘗為列國諸臣傳劾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萬餘言今又釋春秋真可謂有志矣

陳氏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轍薦試六論廷

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簿尉所傳諸臣皆本左
氏有見於它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諸贊論議
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馮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普州人澥之父也

春秋會義一十六卷

晁氏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
育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
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
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

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
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
之旨或有得焉

陳氏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記于孫氏經社凡
三十餘家集而繫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為
之序

春秋口義五卷

陳氏曰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在
湖學嘗續之不傳

春秋皇綱論

例隱括圖共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王哲撰至和間入館閣自有
通義十二卷未見

左氏解一卷

陳氏曰專辨左氏爲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六
事題王安石撰其實非也

左氏邦典二卷

陳氏曰唐旣潛身撰質肅之姪自號真淡翁與
其子慈問答而爲此書鄒道卿爲之序

左氏鼓吹一卷

陳氏曰彭門吳元緒撰

春秋後傳

補遺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陸佃撰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
鈞游之父也

春秋通訓

五禮例宗共二十六卷

陳氏曰直祕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
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
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
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廼近法家者流苛細
繳繞竟亦何用惟立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
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

始得其彷彿通訓之作所謂去例以求經略微
文而視大體者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
仲其東坡乎然例宗攷究亦爲詳洽

胡文定春秋傳

通例

通旨共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
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
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
說以潤色之其序略曰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
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
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以折衷天下不

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銷其効使夷狄亂華
莫之遏也

陳氏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
多以程氏之說爲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
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它議論條例凡二百
餘章其子寧輯爲一書

中興史志曰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
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
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

多忉怛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春秋指南十卷

晁氏曰吳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汪藻爲之序

陳氏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爲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畧要義多所發明

春秋新傳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

參以己意爲之

四家春秋集解二十五卷

晁氏曰或人集皇朝師協石季長王棐景先之解爲一通且載本文

春秋幾括一卷

晁氏曰皇朝沈括存中撰春秋譜也

石林春秋傳

春秋考 春秋讞共七十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爲辨疑劉

氏廣啖趙之遺為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畧目之曰讞其序攷曰君子不難於攷人之失而難於正已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是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必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攷於事更

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辨討考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春秋經解

本例例要共十七卷

陳氏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工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為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陳氏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興祖嘗為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春秋正辭

通例共三十五卷

陳氏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少

撰良史為

東京留守屬官東京丹陷留虜中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息齋春秋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鄞高闕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可見

夾漈春秋傳

春秋考

地名共十四卷

其通志中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攷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古者簡編艱

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爲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氏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春秋經解 指要共十四卷

陳氏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爲

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爲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盖甫二十歲云

朱子語錄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春秋集傳十五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王葆彥光撰朱新仲爲作序

葆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春秋集解十二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義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語錄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左傳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分類外內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採它書

左氏傳議二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序曰春秋經旨不敢僭議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也

左氏說三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為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

朱子語錄曰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它言語

左氏國紀

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

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
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
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
故采史記次第之其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
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
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
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
爲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
習行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
天子至大夫士民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

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
必叙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它往
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
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
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
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
而無與於經誼則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
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爲傳唯謹如此後作者
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
不釋經是書之在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

荀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爲左氏國紀
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相之際王室嘗有事
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
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
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爲甚襄書而惠不書
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
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
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易於左
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開左氏史與
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
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爲之序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陳同甫序之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
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
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攷經之事迹以經考傳
之真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
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
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
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
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

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
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為志亦大矣
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
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常為婺之校
官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鉉諸本以與同志
者共之

陳氏曰按湖州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仁
為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甫
何以云然豈別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
人也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

陳氏曰林栗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為
左氏傳解表上之

止齋春秋後傳 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為之序大略謂左
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
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
以作也若其它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徐潮州春秋解十二卷

知潮州徐其德撰水心序略曰棧傳之學惟

春秋爲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立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侯群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於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

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

春秋經辨十卷

陳氏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馮澣書言蔡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二顧隱客門人謚爲清

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床
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
辱毋禍吾春秋乃佳邦衡誌其墓

春秋集善十一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
蕭楚爲春秋學復學于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
作此書張魏公爲之序

春秋考異四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錄二傳經文之異者

春秋類事始末五卷

陳氏曰朝請大夫吳興章冲茂深撰子厚之曾
孫葉少蘊之壻

左氏發揮六卷

陳氏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事時爲
之論若史評之類

春秋直音三卷

陳氏曰德音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爲作
序以學者或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
注其音蓋未有反切爲音訓者皆如此服
虔如淳文穎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左傳約

陳氏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辯一書未板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爲說平平無甚高論

左氏紀傳五十卷

巽巖李氏曰不著撰人名氏取丘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爲記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于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

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旣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它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

又題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春秋分記九十卷

陳氏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

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或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夾江勾龍傳明甫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勾龍君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君蓋嗜古尊經

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陳氏曰永嘉黃仲奕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于朝

春秋外傳國論二十一卷

崇文總目左立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飛唐因二人皆合凡五家爲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晁氏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

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
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
非一人所為蓋未必然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
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
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
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巽巖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
國之史國別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
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
語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

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它手蓋由當
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
耳不然丘明特為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
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
父子能識之

陳氏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
傳並行號為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
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
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
謂唐啖助亦嘗辨之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國語補音三卷

陳氏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近世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為王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非國語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撰序云左氏國語其文

深閎傑異而其說多誣淫懼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上卷三十一篇下

卷三十六篇

左傳國語類編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與左傳類編略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為二

汲冢師春一卷

陳氏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

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為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經籍考卷之十

經籍考卷之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論語 孟子

論語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

論語

師古曰輯與集同

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

者昌邑中尉王吉少有米騎御史大夫貢禹尚

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

子陽故謂

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奮長信少

經籍考卷之十一

府夏侯勝丞相常賢魯法卿前將軍蕭望之安
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隋經籍志張禹本援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
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
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
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
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
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漢末鄭玄
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註魏司
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史部

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註齊論
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
於國學而鄭氏其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
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
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
附于此篇

孟子

趙氏題辭曰孟子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
然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
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

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
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
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
世依倣而作者也秦焚經籍其書號為諸子得
不泯絕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按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
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
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

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
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
國家設科語孟並列于經而程氏諸儒訓
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為一類今從之

漢志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隋志二十九家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一十七卷

失姓名三
家韓愈以

下不著錄二
家十二卷

宋三朝志十六部一百三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卷

宋四朝志十三部七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五家六十三部四百九十八卷

漢志孟子十一篇

隋志三家二十八卷

唐志六家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家二十七卷

宋四朝志九家七十二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部二百八十五卷

何晏論語注十卷

晁氏曰魏何晏集解其序自云據魯論包咸周

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
之說與孫邕鄭冲曹羲荀顛集諸家訓解為之
按漢時論語凡有三而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
詳其名當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
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
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
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按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
為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
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

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皇侃論語疏十卷

晁氏曰梁皇侃撰古今論語之注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論語註爲集解行於世侃今又引衛堆紘播藥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博蔡奚奉充孫綽周據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

序稱江熙所集世謂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云

韓李論語筆解十卷

晁氏曰唐韓愈退之李翱翼之撰前有秘書丞許勅序云韓李相與講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陳氏曰館閣書目云秘書丞許勅爲之序今本乃王存序云得於錢塘汪充而無許序

石經論語十卷

晁氏曰右僞蜀張德鈞書關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論語井田義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周井田之法其曰論語者蓋學者引用云

論語正義十卷

晁氏曰皇朝邢昺等撰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書

陳氏曰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始奉詔為之按唐藝文志亦有賈公

彥論語疏十五卷當攷

王令論語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令逢原撰解堯曰篇云四海不窮困則天祿不永終矣王安石書新義取之

王介甫論語解十卷王元澤口義十卷陳用之論語十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并其子雱口義其徒陳用之
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或曰用之書乃鄒浩所
著託之用之云

東坡論語解十卷穎濱論語故拾遺

穎濱自序予少爲論語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
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十二三也大觀丁亥
閑居穎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
所未安時爲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
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晁氏曰蘇軾子瞻爲論語解沒後子由以其說

之未安者辨正之

伊川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解論語也不爲文
辭直以俚語記之

范醇夫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元祐中所進數稱引劉敞程頤之說

謝顯道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顯道少師程正叔

朱子語錄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他
只有一兩字是緊要 問謝氏之說多華揆先

生日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呂與叔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與叔雖程正叔之徒解經不盡用其師說

尹彥明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彥明程氏門人紹興中自布衣召爲崇政殿說書被旨訓解多採純夫之說

朱子語錄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上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

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 問精義中尹氏說多

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只說出

處

王定國論語十卷

王鞏定國撰秦少游序略曰定國坐罪斥海上罷還詣東上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註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鑒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

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大學凡置博士試諸生
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
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
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
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姑撮其大槩使夫覽
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神宗嚮經
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汪氏論語直解十卷

晁氏曰汪革信民撰撫州人紹聖中試禮部爲
天下第一嘗語人曰吾鄉有二相一爲天下之

福一爲天下之禍蓋指晏元獻王荆公也即此
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景迂論語講義十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多取古人之說以正近
世之失

楊氏注論語十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伊川門人也

游氏論語解十卷

陳氏曰游酢定夫伊川門人

論語釋言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

張氏論語解二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撰

五峯論語指南一卷

陳氏曰胡宏仁仲撰評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

竹西論語感發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江都王居正撰凡十卷

論語探古二十卷

陳氏曰畢良史撰二十卷

洪興祖論語說

中興藝文志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愠終

於知命蓋君子儒

論語續解

考異

說例共十二卷

中興藝文志吳棫撰自謂考研甚衆獨於何晏集解邢昺疏所得爲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

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嘗作指掌十卷

亡於兵火僅追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

未安者故曰集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

語者爲考異又爲說例有集語明原微言畧例

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

陳氏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
藥肇駁王鄭之說間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
論語釋二卷駁二卷按董道藏書志釋已亡駁
幸存而崇文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概蓋嘗
見其書也館閣書目亦不載

玉泉論語學十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喻樛子才撰樛與張子韶諸
公友善坐此得罪秦檜汪端明應辰其壻也

曾吉甫論語義二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曾幾撰胡文定公門人也

南軒論語說十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欽夫撰

論語集義三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
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周孚先凡十
二家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始名集義其
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
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無垢與宗泉遊故云
爾

朱子語錄曰讀論語須將精義看一段次看第

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
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二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
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三說有
四五說皆是又就中其比較踈密如此便是格
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
識只得就這裏揆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
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
記亦多有好處蜚卿曰若只將程子之說為主
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
一章直是透徹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

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
程先生說得的當確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
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
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他做箇梯階去
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他是非方是自家所
得處

論語集注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大畧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
諸儒之說間復斷以己意晦庵先生平生講解

此為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

朱子語錄曰集註如秤上秤來無異不高此不

低此如看得透存養熟甚生氣質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詳看集註時不

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

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秤等輕重

方敢寫出 集註乃集義之精髓問集註引前

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

病不欲更就下面安註脚問集註中有兩存何

者為長曰使其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

只為二說皆通故亦存之然必有一說合聖人

之本但不可知耳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集註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

不是草草看者

朱在過庭所聞曰集註於正文之下正難說字

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

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

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

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

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一章之

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一章之

意及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論語或問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註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
以然別爲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
要法其與集註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
朱子文集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
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
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註更自思索
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

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
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晦庵亦稱
其近道

論語通釋十卷

陳氏曰黃榦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
之意

論語意原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

論語本旨一卷

陳氏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論語大意二十卷

陳氏曰海陵卞國撰

晦庵語類二十七卷

陳氏曰蜀人以晦庵語錄類成編颺州教授東

陽潘墀取其論語一類增益其所未備刊于學

宮

論語紀蒙六卷

陳氏曰國子司業臨海陳耆卿壽老撰葉水心

爲之序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嘉定

初年成此書

孔子家語十卷

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

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

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

時弟子取其正實語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

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判

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徃徃頗有浮

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

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

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

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
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
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
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
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
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
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
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
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
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

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
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
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
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
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
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
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
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
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博士孔衍
言臣弟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

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曾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與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篇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昧冒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晁氏曰序註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後王肅得此於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家朱子語錄曰家語雜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又與呂伯恭書曰遺書愚意所刪去者亦須抄出逐段畧註刪去之意方

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却久遠易惑人記論語者
只爲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陳氏曰孔子二十二世孫猛所傳魏王肅爲之
註肅闢鄭學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
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云博士安國
所得壁中書也亦未必然其間所載多已見左
氏傳大戴禮諸書

趙歧註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歧字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析爲十四篇
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

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
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
泯絕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
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爲弟子所會集與歧之
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
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
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
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
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
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歧之言非也荀子

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歧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邪若爾則歧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四註孟子

中興藝文志題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依託者

陸善經註孟子七卷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

趙歧章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爲七篇云

孟子音義 正義共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註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太中祥符中書成上于朝

陳氏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奭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

石經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于成
都學宮云偽蜀時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
為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其論既繆
又多誤字如以頻頻為類不可勝紀

五臣解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
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
辭微涉豐縟然觀者誠知勸講自有體也

伊川孟子解十四卷

晁氏曰程正叔撰

橫渠孟子解二十四卷

晁氏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后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晁氏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強至賈同百

餘家解孟子成一編

王安石王雱許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

晁氏曰介甫素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其
門人許允成皆有註釋崇觀間塢屋舉子宗之
顏濱孟子解一卷

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王逢原孟子解五卷

陳氏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尹氏孟子解十四卷

陳氏曰尹彥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張無垢孟子解十四卷

張南軒孟子說十七卷

晦庵孟子集註或問各十四卷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陳壽老孟子紀蒙十四卷

說並見論語條下

續孟子二卷

崇文總目林慎思撰慎思以為孟子七篇非軻

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

演而續之

刪孟二篇

晁氏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逆經

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

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

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辯者蘇東坡然

不若休之詳也

疑孟一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爲然

翼孟

朝奉大夫臨川陸筠嘉材撰周平園序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磬折腰肢讀樂

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眸子爲羊殺三苗本作竅二女果作嫫之類皆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別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爲之辭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也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况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道其說尤拘書固

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
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嘆
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
後覺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
追叙先志請題卷首始爲推而廣之昔唐彭城
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
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
能使嘉材不朽乎

尊孟辯七篇

陳氏曰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
及李邁泰伯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
故辯之爲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侯刺孟及東
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焉

經籍考卷之十一

經籍考卷之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考經
經解

孝經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
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
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
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
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
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宇讀皆異

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師古曰
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

四百
餘字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
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教流
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
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傳
士江翁少府右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
皆名其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
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闕
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
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

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註又有

鄭氏註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公所註餘書
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
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
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遂至河間劉炫
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
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
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
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
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

附此篇之末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文孝經世不傳歷晉至唐所行唯鄭氏者世以為鄭玄唐開元中史官劉子玄證其非鄭玄者十有二諸儒非子玄之說天寶中玄宗自註元行冲造疏授學官凡今儒者傳習焉五代以來孔鄭二註皆亡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皇朝咸平中今祭酒邢昺取行冲疏刪定正義行焉
漢志八家一十二篇本志十一家五十九篇今刪五經雜議以下見經解門
隋志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七書合五十四卷

唐志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

不錄六家
一十三卷

宋三朝志六部十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六部三卷

宋中興志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十九卷

古文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漢侍中孔安國註班固藝文志有孝

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中前世

與鄭康成註並行今孔註不存而隸古文與章

數存焉

鄭康成註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先儒多疑其書唯晉孫昶集解以此註爲優請與孔註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秘府

陳氏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註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爲作稽疑一篇序所謂

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者也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註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僧齋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然表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官而孔傳不可復見唐明皇孝經註一卷

崇文總目取王肅劉劭虞翻常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攷孔鄭舊義今行於太學

晁氏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
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章云
仲尼居魯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書
當是魯子弟子所爲書柳宗元謂論語載弟子
必以字然魯參不然蓋魯氏之徒樂正子春子
思相與爲之耳余於孝經亦云

陳氏曰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
未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
名銜寔天寶四載號爲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沆
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沆必豫能克使刻石學

宮云歐陽公集古錄無之豈偶未之見耶家有
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按唐志作孝經
制旨

元行冲孝經疏

崇文總目明皇旣作註故行冲奉詔作疏

孝經正義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撰初世
傳行冲疏外餘家尚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遠
咸平中詔昺及杜鎬等集諸儒之說而增損焉
司馬君實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自存先儒皆以爲孔氏避秦禁而藏書愚切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二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統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踈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僞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晁氏曰古文蓋孔惠所藏者與顏芝十八章大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閨門一章不同者四百

餘字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爲定故世不大傳獨有孔安國註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推此言之未必非真也司馬公爲之指解

并音

中興藝文志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

陳氏曰按唐志孝經二十七家今溫公序言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古文有經無傳以隸體寫之而爲之指解仁宗朝表

上之

王介甫孝經解一卷

晁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而孟子猥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爲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爲不義即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惠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范淳夫古文孝經說一卷

晁氏曰元祐中侍經筵時所上

晦庵孝經刊誤一卷

中興藝文志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爲經後爲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爲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已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跋尾云熹舊

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
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
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
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
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察其論
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
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書之
旨者別為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即始於事親之傳顧未
敢耳語錄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
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

要處著但說得孝之効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
親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
下面都不親切陳氏曰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
能卓然悟疑辯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
及此後學所不敢倣而亦不敢擬議也

張無垢孝經解一卷

中興藝文志九成依今文為解其謂人各有入
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亦名言也

黃勉齋孝經本旨一卷

中興藝文志榘繼熹之志輯六經論孟之言孝

者為一書厘為二十四篇名為孝經本旨

馮椅古孝經輯註

中興藝文志椅祖朱氏刊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魯孔荅問與其增益之辭為古孝經輯註并引蔡氏註

楊慈湖古文孝經解

中興藝文志解中如德性無生何從有死之語蓋近於禪

袁廣微孝經說三卷

陳氏曰廣微為鄱憲日為諸生說孝經旁及諸

三卷

經解

漢志一家十八篇 五經雜講

隋志二十九部三百五十九卷 亡書四家

唐志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 失姓名一

下不著錄十家
一百二十七卷

宋兩朝志二家七十九卷

宋四朝志四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

宋中興志二十一家一百四十九卷

白虎通德論十卷

崇文總目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詔集其事凡十四篇陳氏曰章帝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門

容齋洪氏隨筆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

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石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注冊易通論名爲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傳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五經鉤沉

崇文總目晉王芳撰荅難申暢自謂鉤取五經之沉義篇第七缺今缺五篇

匡繆正俗八卷

崇文總目唐祕書監顏師古撰采先儒及當世之言參質訛謬而矯正之未終篇而師古歿其子始上之詔錄藏秘閣

晁氏曰師古以世俗之言多繆誤故質諸經史刊而正之永徽中子揚庭上之

陳氏曰莆田鄭樵有刊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

亦言揚庭表以為藁草統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今前後乖刺極多玉山集中所辨甚詳

六說五卷

崇文總目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故標槩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叙

晁氏曰此其叙篇也凡五卷

經典釋文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陸德明撰德明為國子博士以先儒作經典音訓不列註傳全錄文頗乖詳畧又

南北異區音語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
老莊爾雅者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
孝經論語爾雅莊老兼解入義廣采諸家不但
音切也或言陸吳人多吳音綜其實未必然接
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與書目始入之小
學非也

經史釋題

崇文總目唐李肇撰起九經下止唐氏實錄列
篇帙之凡繫釋其題

五經文字三卷

陳氏曰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曆中刻石長安
大學

崇文總目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
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
孝廉生顏傳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為一百六
十條緣經見者皆畧而不集

經典分毫正字一卷

崇文總目唐太學博士歐陽融撰辨正經典字
文使不得相亂篇帙今闕今篇止春秋中帙餘

篇悉七

九經字樣一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制唐元度撰開成中元度奉詔覆定太學石經字文以來補張參之闕更作九經字樣為七十六

五經字樣一卷

陳氏曰唐沔王友翰林待制唐玄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却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為經設故亦附見於此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

丙午所刻也遂為藏書籍之最古者

授經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易詩書禮春秋三家論語孝經之學師承相第系而為圖

九經餘義

崇文總目皇朝處士黃敏撰撫諸家之說是非者裁正之

演聖通論六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秘書監致仕胡旦撰以易詩書論語先儒傳註得失參糅故作論而辨正之

易百篇書五十六篇詩七十八篇論語十八篇
凡二百五十二天聖中獻之

晁氏曰其所論易十六卷書七卷詩十卷禮記
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嘗獻于朝博辨精
詳學者宗焉

陳氏曰易十七書七詩十禮記十六春秋十其
第一卷為目錄且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
恃才輕躁累坐擯并晚尤瀆貨持吏短長為時
論所薄然其學亦博矣

群經音辨七卷

陳氏曰丞相真定賈昌朝子明撰康定中何
天章閣所上凡五門

七經小傳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其所謂七經者毛詩
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
慶曆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
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公
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之類經義
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

陳氏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己意言

經著書行世自啟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書
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
附焉故曰七經

河南經說七卷

陳氏曰程頤撰繫辭說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
語一改定大學一程氏之學易傳為全書餘經
具此

龜山經說八卷

陳氏曰楊時撰易三詩春秋孟子各一末二卷
則經筵講義也

三經義辯 辯學

中興藝文志三經義辯楊時撰辯學王君正撰
君正為舉子時不習王氏新經字說疏落十餘
年時出義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君正
感厲首尾十載為三經辯學凡安石父子言不
合道者悉正之紹興間於上前論安石釋經無
父無君處上正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君正退亭
上語係辯學書首上之與時義辯並列秘府自
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矣

六經圖七卷

陳氏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
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
翰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二十書五十五今六十
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
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
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門人所錄平日說經之語未三
卷則爲史說雜說東萊於諸經亦爲讀詩記及
書說成書而未終也

畏齋經學十二卷

陳氏曰宣教郎廣安游桂元發撰凡十二卷桂
隆興癸未進士歷官至制司機宜

項氏家說十卷附錄四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九經皆有論註其第八卷以
後雜說文史正學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立乘
圖則各爲一書重見諸類

山堂疑問一卷

陳氏曰起居郎簡池劉光祖德脩撰凡一卷慶
元中謫居房陵與其子講說諸經因筆記之以

其所問於詩爲多遂取呂氏讀詩記盡觀之而釋以已意附疑問之後

六經正誤六卷

陳氏曰柯山毛居正誼甫校監本經籍之誤所欲刊正者魏鶴山爲之序而刻傳之大抵多偏傍之疑似者凡六卷

西山讀書記三十九卷

陳氏曰真德秀景元撰其書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未言出處大抵本經子格言而述以已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

見

考信錄三十卷

賈鑄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友人賈君成已少予十三歲未脫舉子累且教授生徒所至坐席常滿而能歷年篤以成書世之學者於六經之疏能一閱焉者蓋寡况能參稽其類大之如天地氣形之初微之如服食器用之末先儒該洽兼綜凡古書之雜出者徵之而靡不在分之而靡不貫也其書曰考信錄考諸古而信於心又以質於余而證於後世用意遠矣

經籍考卷之十二



